

兰之香

我家与兰有缘。尽管北方的原野难觅兰的踪影，少时家贫也没有在室内庭院养兰的闲情逸致，兰花却开在我哥哥姐姐的名字里：兰芝、兰彩、兰彬、兰雪，姊妹六个中四个有兰，只有老大和老么的我没有。父亲是教师出身，给孩子以“兰”取名当是有讲究的，惜我从来没有探问过原由。

其实，国人名字带“兰”的很常见，谁个熟人中没有几位呢？兰香、兰玉、秀兰、春兰、淑兰……还有那大名鼎鼎的梅兰芳、刘兰芳、吕玉兰、刘胡兰，等等。可谓兰花遍开，香满神州，中国人都喜欢兰啊。

梅兰竹菊，人称花中四君子。兰的君子之喻源自至圣先师孔子，老先生喜兰，常常以之设譬作喻。孔子曾周游列国，向诸侯宣讲自己的安邦治国之策，可惜处处碰壁，无人喝彩。一次，自卫国返回鲁国，路过一处幽谷，见有一簇兰草独茂而花开，不禁喟然而叹：“兰当为王者香，而今却在这里独自盛开，与

众草为伍，譬如贤者生不逢时，和那些蠢汉鄙夫混在一处啊。”孔子以兰自况，境遇差可比拟。有一句名言也出自他之口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“臭”即“嗅”，指气味，同心同德的君子说出的话就像是闻到了兰花的芬芳。这句话还衍生了个词叫“金兰”，异性兄弟姐妹结拜称作“义结金兰”。还有一句话为人熟知：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”以兰花比喻善人，有人格的芳香，相处久了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熏染与影响。一株植物被赋予了人格化品质：君子，贤者，善人。这些皆因兰花——香。

花之美，在于其色、香、形、韵种种，所谓“鸟语花香”，香乃花之本性。不过花之香有馥郁和清淡之别，比如梅花的香被称为“暗香”，似有若无，若隐若现。而兰花以香最著。

在屈原的笔下，兰是最典型的香草。他所创造的香草美人意象，成为君子的隐喻和符号。《离骚》中的兰，如在野格外出挑，如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”等。在这里，兰与其他香草皆为高雅、隐逸、清高的象征，与其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自我认知高度暗合。不止于精神层面的譬喻，屈原还将兰花编成佩挂在身上，编成花冠戴在头上，自己就成了香草美人。——原本这“美人”最早指的就是男人。三闾大夫让兰的芳香从里到表、从内到外肆意四溢！

有一年初夏，我去绍兴的兰亭游访。书圣王羲之写过一篇《兰亭序》，永和九年暮春，他邀请朋友们在此做“修禊”之事。修禊，古代风俗，指临水洗濯，拔除不祥，常以香茅涂身。兰亭位于会稽郡山阴县兰渚山上，据说因越王勾践在此山遍植兰草，因而人们将山上的驿亭名之兰亭。王羲之在文中说此地有“崇

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，没说兰。我跑到景区外的山上，满眼都是青翠的竹海，也没有留心有无兰草。不过，王羲之爱兰却是确凿无疑的。我们日常赏花，桃花、杏花、梅花，都是在光秃秃的枝丫间，又树蕙之百亩”等。在这里，兰与其他香草皆为高雅、隐逸、清高的象征，与其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自我认知高度暗合。不止于精神层面的譬喻，屈原还将兰花编成佩挂在身上，编成花冠戴在头上，自己就成了香草美人。——原本这“美人”最早指的就是男人。三闾大夫让兰的芳香从里到表、从内到外肆意四溢！

《书曲芳亭记》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写兰的名作，堪与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相媲美。“士之才德盖一国，则曰国士；女之色盖一国，则曰国色；兰之香盖一国，则曰国香。……兰甚似乎君子，生于深山薄丛之中，不为无人而不芳；雪霜凌厉而见杀，岁节而不改其性也。”黄庭坚称兰之香为国香，评价之高，可谓无与伦比了。而君子之喻，出自孔子“芝兰生于深林，非以无人而不芳”，

□刘江滨

渊源有自，一脉相承。历代诗人墨客多有咏兰者，而又多赞其“香”。如陶渊明“幽兰生前庭，含薰待清风”，“薰，香气也；又如苏轼“时间风露香，逢艾深不见”；再如徐渭“莫訝春头傲然绽放，没有绿叶相扶相持。而兰不同，是花叶一体，密不可分。不只是淡黄绿的花朵色美、味香，那叶子的修长、挺拔、飘逸、流畅，给人以洒脱、隽秀、雅致之感。据说王羲之就是在长期赏兰中逸兴遄飞、灵感迸发，遂有《兰亭序》这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灿然问世。

一日，我和妻子去花市闲逛。整个大厅绿意葱茏，花团锦簇，暗香浮动，美不胜收。有一家花店专卖兰花，品种繁多，有春兰、建兰、蕙兰、墨兰、蝴蝶兰，等等。兰花不似牡丹那样明艳，也不似桃花那般绚烂，而是纤小、内敛，多呈淡淡的黄绿色，也有紫褐色、白色等，并不扎眼，但那浓郁的香气在空中氤氲弥散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兰叶之美与兰花不遑多让，青翠欲滴，疏密相间，有飞扬之势，又有摇曳之姿，一派清幽的娴雅之态。

离开花店走远了，兰花的清香似乎沾满了衣裳，盈盈可闻。



陕北清秋（国画）

□张华

| 新诗台 | 爱情保鲜 | □杨帆 |
|---|--|---|
| <p>爱也可以是 热能生巧 久看不厌</p> <p>如果担心爱情变质 我们可以 把爱腌起来</p> | <p>趁天气干燥 趁阳台宽敞 趁风，从海上静静地来</p> <p>把爱情，抹上许多盐 晾很长时间 晾成腊肉、咸鱼</p> | <p>或者一根根腊肠 想吃时 切成一片片</p> <p>穿过盐的岁月 我又尝到了 爱情的鲜</p> |

新疆的风雪

□尹广

只在胸腔里，我尽力和战友挤得紧一些，同时蜷着腿，尽量把身子缩成最小程度的一团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默念着到达目的地的时间，一秒钟一秒钟地忍受。不知不觉，腿麻木，脸麻木，已感觉不到疼了。

终于到了要侦察的目的地，我木偶式地下了车，就是穿着厚厚的外面翻毛里面纯羊皮的“大头鞋”，也跟光脚踩在冰上一样。前额和后脑勺有一种被猛击时的疼痛。两眼被严寒刺激得泪流不止，泪水在铁一样的冷空气中蒸腾。

连队的主食以面食为主，我是吃米饭长大的，自然不习惯。特别是早餐吃窝窝头，第一次见到它，金黄金黄的，以为是家乡武汉那种黏甜的米糕，谁知一口咬下去，就像咬了韧未动的难吃。他火了。一名较抗寒的新兵解释：“首长，大伙快冻成冰块，反应迟钝。”接兵干部乐了：“咱忘了这茬，零下二三十度啦，这鬼天气！”说完，他打开卡车的后墙板，跳上车，将蹲坐的我们一一拉起，然后招呼大伙依次慢慢跳下车，并把司机在下面保护。我僵硬地跳下车，顿觉脚后跟一阵疼痛，脑袋“嗡嗡”作响。

12月中旬，气温一天比一天冷。作为新兵，越冷越是要外出训练。我们炮兵测地班，坐在卡车厢里。风吹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的疼。尽管戴着雷锋式军棉帽，有着防护耳设计，但遮不住的脸还是生疼不已。望着车外，羊背盖满大雪，马浑身披满白霜，嘴角拖着长长的冰凌，牛和骆驼也全都长出了白眉毛和白胡子，一只只显得慈眉善目。

我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，觉得动弹一下都会让四周的寒气

了，并问我早餐是不是没吃？我不好意思地承认只啃了一口。“那剩下的窝窝头呢？扔掉啦？”我这才想起衣兜里有那块还没有扔掉的窝窝头。我一边啃着干硬的窝窝头，一边喝着热水，一股暖流从心里泛起。

我第一次感觉窝窝头格外好吃。

抵抗寒冷，除了注意身体保暖，每天都要吃得饱饱的，以保证身体有足够的热能。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的，特殊时刻还要有自救的办法。一次，轮到站夜岗。半夜，我起床后，踩着半米深的积雪，去几公里外的弹药仓库站夜岗。我是第三岗。一岗两小时。该交岗了，可接岗的人迟迟未来。我背着真枪实弹，不敢擅自离开哨岗回连队叫人。风雪一阵阵打着岗亭，岗亭外的雪已垒到了一米高。我知道，如果一动不动地站在亭内，我很有可能变成木乃伊。怎么办？我把枪放在岗亭里，先用双手扒开一条道，然后在仓库旁找到一把铁锹，嘴里哼着小曲，把岗亭周围和仓库门前的积雪一锹一锹地铲开、铲平。正干得起劲，突然，听到“唻唻”的踩雪声。我警惕地回岗亭端枪，拉动枪栓：“谁？口令？”没有回答，“唻唻”声越来越近。我紧张大叫：“干什么的？再不回答，我就要开枪了。”仍没回答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附近牧民的黄牛不知怎么溜达出来，它不紧不慢，似乎是在找吃的。又过了约半小时，连长打着手电筒查岗，对上口令后，他惊愕地问：“怎么还是你站岗？”又看了看现场，笑着朝我胸前捶了一下：“真有的你，好样的！”

数十年过去了，如今回想，新疆的风是那样悠长的一种音乐，新疆的雪是那样飘逸的一种花朵。

遇见喜欢你的人

□罗西

我很厉害，一眼就可以嗅出对方身体气息：喜欢或不喜欢。

三年前，我打车去福州郊外的林阳寺拍摄梅花，那里有两棵特别古典的几百年前栽植的梅树。

下午返回时，发现约不到车，因为太偏远了。

我临时起意，想做个人性实验，用美人计铲除风车。

开始几次开口，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，第6次就成功了，是位同龄人，浓眉大眼看起来和善，甚至有点像我，他正发动汽车，我未语先笑：你好，我可以搭你的车到市区吗？我打不到车了。

他抬头看我一眼，眼神确认：这家伙不坏。就同意了，几分钟的时间。

坐上车，那一刻，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胜利，无比幸福有成就感……

就这样，三年来，每到梅花盛开季节，他都记得提前微信问我：什么时候去林阳寺看梅花……

因为他就在林阳寺里上班。他早已是我的朋友了。

前年他还开车接我去他老家长乐看他的祖屋，一座福州老派祠堂；还看了当地独一无二的“夜龙舟”比赛。

按理说，是我欠了他人情，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再接再厉地对我好，甚至在我公众号里还打赏，我真是个被神特别照顾的人。

昨天我自己带餐具去，在他的地盘吃了一碗粥（早餐）一碗

面（午餐），他居然抢着帮我打饭和洗碗！

真是三生有幸。

我想说，对你好的会一直对你好，对你不感冒的会一辈子不喜欢你。所以，你要学会识人，不要只找有用的，一开始要先筛选出好人，这很考验个人的智商、情商与品位，然后再紧紧捉住对自己好的那些人。

对自己没好感的，要停止幻想，不必不甘心、及时止损。

“人一到群体中，智商就严重降低，为了获得认同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，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。”而社交的本质是找与自己磁场有呼应的，而不是迎合。我有什么，就引来什么，有多少就多少，不要强求。我们不可能讨所有人喜欢。

二战期间，一家犹太人两兄弟要出去逃难。父亲手里有两个朋友，甲有恩于这个家庭，乙是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人。

两兄弟做了不同选择：大儿子去找曾经帮助过父亲的甲，小儿子去找父亲曾帮助过的乙。结果大儿子获救，小儿子被 outcomes。

对你好的人，一次就可以基本证明他（她）就是“你的好人”，往往更可靠，因为这里面包含着“喜欢”；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、规则，往往它们说了算，但是最妙的力量是“喜欢”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某些人喜欢，关键是遇见他们、找到他们、珍惜他们。

冬游北山

□梁媛

阳江北山，坐落在江城老城区内。这座承载着数代漠阳人记忆的老白山峰，一年四季绿植葱茏，鸟鸣啾啾，不仅有美丽的传说，而且还保留着许多古迹和人文景观。譬如建于南宋宝祐年间、高高矗立在山顶上的石塔，就是古老阳江城的地标。

年少时光，我曾无数次攀爬北山，因为那时，北山公园是本地人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休闲观光的最好去处。站在北山脚下，极目远眺，尽管是在冬天，但仍能感到北山草木繁茂的勃勃生机，走远了的时光便奔跑回来。仿佛是在昨天，我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在烈士墓碑前扫墓，重阳节，和小伙伴在山上野炊、在山顶上放纸鸢；春节，穿着新衣裳在张灯结彩、人流如织的北山上玩游戏、猜谜语、看歌舞杂技表演。怎么转眼间，时光已越过千重山万重水了？只是眼前的北山，在岁月的波光涛影里，却不显老，反而焕发新颜。

几经修葺的北山公园分为三层。底层为烈士陵园，建有烈士纪念碑。第二层为瑞禾石和仙人石。第三层是石塔。瞻仰完烈士墓，我们沿着石头小径拾级而上。山上浓荫蔽日，鸟声啾啾，斑驳树影中古色古香的凉亭、庙宇、炮台、木栈道，让人感觉环境清幽，诗情画意。游人三三两两，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半山腰上，貌似莲花苞欲放的“瑞禾石”和形如葫芦的“仙

人石”，吸引着众人的目光。瑞禾石上涂着朱漆的“瑞禾”两字和来，明摩崖石刻六题，让大家探究不已。传说，阳江建城不久，从东方飞来一只口衔一串谷穗的金鸡，停在此石上。这一年，阳江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大家认为是天降吉兆，于是在这块石上刻“瑞禾”两字作为纪念。这个美丽的传说，为“瑞禾石”添上了神奇的色彩。瑞禾石旁边是可坐十余人层的“仙人石”，据说古时甯城的文人墨客，喜欢在这石上饮酒弦歌，吟诗作对。

穿过一路葱绿苍翠来到山顶，巍巍石塔赫然入目。塔的四周是花岗岩栏杆，入口处伏着两只相向的石狮子，像是在守护着石塔。塔下的碑文，记载着石塔的前世今生——建于南宋宝祐年间，共九层，高17.8米。因风雨雷电侵蚀，光绪二年重修。1983年重修，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当年建造此石塔的初衷，传说是离石塔不远处的观光河里出现水怪，知州官员于是倡导城民捐资建塔，一是为了镇压水怪，二是给城市增加雄壮的氛围。如今，这座沐上千年风雨的石塔，和着旧时光，拌着老故事，成了古老甯城的印记。

站在北山上，眺望阳江城，蓝天白云下，远山如黛，近水清秀，绿植环抱中，高楼林立，纵横交错

的马路如河流，有川流不息的“小鱼”在游弋……我仿佛感觉到富美阳江不断跳动的“脉搏”。

茅盾先生的亲笔回信

□陈伯坚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血气方刚，梦想奇杂，在中学执教之余，忽然想到学写小说。自恃熟记不少古文，读过颇多名家小说，还知道些自以为“特别有味道”的生活故事。定了个趣致题目，解剖两篇心仪的“短篇小说”——从篇、段、句、词、字到标点、主题、风格特色，然后就想拆鱼煮粥，不信写不成东西。

敢想敢干，非常尽力。接连8个星期几乎投入全部业余时间，4次重写，累到发烧，终于写出大约5000字的短篇小说。很得意。想不到，本校就有语文老师看不上眼，认定“不像小说”。一番思考之后，放弃投寄报纸杂志，居然鼓起不知何来的大勇气，直寄当代文坛巨匠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先生，附信“敬请指教”。

自制大信封放进街边邮箱。回校路上，忽然感到羞愧难当，十分后悔。然而生米已煮成熟饭，邮箱铁面无情，大信封取不出来了！

心情无法平静的两周多过去了。一天上午，校工突然用铁皮喇叭筒在楼下大叫，说，邮局邮差送大信封到校长室……其时心情难以言说。最希望是那自制大信封原件退回，但我看到的竟是淡黄精制羊皮纸，大红边框，左侧竖排“中央人民政府文化厅”的大信封，中行明标本人姓名……几乎发晕，难以想象。

颤着手指打开大信封。大喜过望，一页雪白十行纸上，竖行写满端正漂亮的硬笔楷书。也许是秘书手抄。右上角“陈伯坚同志”，左下方有茅公毛笔亲签：茅

盾。兴奋莫名，差点要跳起来，又忍住了。细读信件全文，内中最动人心弦、最感珍贵、一生不忘的金句是：此小说“题材不够尖锐”。

当代大文豪、文化部长亲阅无名小辈小说习作稿，并加上评语。一时间，此事在阳江教育界很有些震撼。数天后的周末，甚至有多位乡间中学语文老师冒雨步行70余里来校造访，为求一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信函手迹。本人自然有求必应，乐于分享。分享之余，共享者无不惊叹，此位文坛巨擘对文学小字辈的极致关心。

又几日，实在意想不到的动人事再度光临。第二封文化部红框大信函寄到。高兴开封，是茅公致本人毛笔信原件，字迹光丽潇洒，银钩铁划，圆熟可亲，一丝不苟。实乃一件有生未遇的高尚大礼物。

我把信箋贴胸捂住，踱步回房，闭目呆坐足有半个钟头。其间，思绪飘飞。续后冷静下来，再三研读信函意涵，才自省，阔什么！最多是茅公没说你那篇东西不是小说，亦没说你不宜写小说。

有资深语文前辈对我说，那“六字金言”，你只要牢记，会用，勤用，会影响你一生一世，直至推动你成为一个作家。“作家”这名堂，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在社会上，尤其在青年心目中，是相当光彩辉煌以至神圣的。当年，毛主席号召：“向科学进军！”周总理指示，搞尖端科学要坚持不懈。茅公提倡文学创作要搞尖端题材作品，让作者着眼于关系社会发展、民族命运的人物故事，可见其大家胸怀眼光。

我所认识的爷爷

□赵子安

爷爷是家族里罕见的对子眼。明明翻着白眼盯住人看，动作专注而肃穆，却像隔了层玻璃罩子，目光迷茫冷漠，难以感觉透彻和亲切。

我六岁了，才在城里外公看守的建材仓库里见到他。以前只从外公讳莫如深的敷衍中，隐约知道他他与奶奶住在遥远的乡下。那个夏日黄昏，外公照例提早回家做饭。街道上雾气蒸腾，行人稀少。恍若防空洞般的仓库却光线幽暗、沁凉。我推开门，吱吱呀呀地响，准备关门落锁，迎面闯进来一个矮胖老头，小平头，斜挎书包，浑身冒汗，神情急切。他的普通话和对子眼一样令我感觉怪异：“请问小朋友，这里是白沙街二十九号吗？”他说了外公的名字，说是亲家。我不懂“亲家”的意思。他又迟疑地说了爸爸的名字，说他是他爸爸。我谨慎地说：“你是我爸爸的爸爸，那就是我爷爷了。”老头兴高采烈地呼唤我的名字，伸手来抱我。我躲开了，要带他去找外爷。老头说：“不急。你先关门，我洗个澡。不能一身臭汗去见老人家。小朋友要讲礼貌，大人也要讲礼貌。”我眨眨眼，关好仓库大门，提上半桶热水，领他到仓库右侧居中的自来水龙头处。相熟的硕大的水泥池，洩着黄色草纸筋，泛着水泡，气味浓重。他放下书包，就赤身裸体地开洗。只是他以为旁边是蓄水池，不断勾水掺入水桶里。我掩着张大的嘴巴偷笑。想不到我们爷孙的相见如此地坦诚。

爷爷本应回城，去原先的省教育厅教书的，但他选择留在了乡下中学。我上初中时，也跟着爷爷念书。他见到我，亲热的声音像打雷，不时兴奋地咳嗽，对子眼里荡漾着吟吟笑意。奶奶不怎么笑，眼睛又大又亮，随便瞟一眼，能把我全部装进去，比老师还厉害，我总怕她：说的话，叽里呱啦，一句也听不懂，都是爷爷笑呵呵地翻译。爷爷一直话不停，吃饭也是奶奶给他添饭、夹菜。我经常早晨看见奶奶帮爷爷穿衣服。爷爷似乎与我一样，像个孩子。

上第一节课，进来的英语老师竟是爷爷。他高视阔步，手里光冷本教材，他的对子眼在不笑的时候泛着白光，威风凛凛。他的口语发音绵软富有弹性，比城里老师更纯正。讲语法，朗读课文，完全按部就班。下午有堂历史课，又是爷爷教的。他依然仅带着教材，不比上午的英语课讲得中规中矩，他简单的开场白过后，像说书一样，若开课程，则好奇闻趣事。中间穿插着脚起手、自我陶醉地在讲台上边走边吟哦某段古文或某首古诗。间或停下来板书，字体娟秀隽永，指点我们怎么写得对、某个字怎么用得“响”。我怔怔地望着逸兴遄飞

的爷爷，感觉他其实不像第一次见到的那么蠢。

爷爷特别健谈。他用家乡话和奶奶聊家事。因为我的到来，他增添了新的说话对象和谈话内容。有时，一齐面对我和奶奶，不同的话题，家乡话和普通话，他左右开弓，切换自如。偶尔，他安静下来，仔细撕开积攒的空烟盒打草稿，叭着烟凝神静气地填首诗词。然后摇头晃脑，哼唧叽地修改，满意了，就工整地誊抄到红皮笔记本上。更多的时候，是乡下的亲朋好友为红白喜事来找他作对联、写祭文。他无需备课，更不做家务，先与来客于南地北、家长里短地神侃，再满口应承。他说：“乡下人脸皮薄，轻易不会求人。找上门来，如果被拒绝，他们会难过一辈子。”

高祖是爷爷最敬仰的人，靠杀猪发家，极善经营。历经两代，家产渐丰。传承到爷爷手上，如同他长的那双空前绝后的对子眼，对世界的看法也彻底颠覆了。除了爱读书，他简直百事不通，百无一用。家道中落，急转直下，幸亏娶了精明强干的奶奶勉力支撑。读过十六年私塾，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后，爷爷突然开窍，转新学攻英语，考取武汉的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首先教英语，碰上抗美援朝，什么急需会英语的人，很吃香。战争结束，他改教历史，从头学习俄语。离开书，他笨手笨脚，什么也不会干，也干不了什么，全靠奶奶哪里操持和乡亲们接济。“那些年真是苦不堪言。我在生产队出工除草，太阳那个毒呀，身子一歪整个栽进水田里。不想起来了，死了拉倒。又一歇神推算八字，不对啊，后面还有三条好运等着我呢，就爬了起来。”爷爷笑瞇瞇地说。

散淡随性的爷爷，对我的功课抓得不紧。反倒不知是独具慧眼发现了我的潜质，还是为培养共同语言，督促我背诵《古文观止》从《卜居》开始，从《郑伯克段于鄢》开始，每周一篇，无需理解，必须死记硬背，滚瓜烂熟。每到周末，他坐在藤椅上捻着髭须，目不转睛地确认我的背诵后，再逐字逐句讲解，把枯燥的文言文说得绘声绘色，引人入胜。我勉为其难的表情，总是和他夸张的声调和热切的目光相映成趣。后来我果然中了招，偏向文科，考入大学，成为他后辈子孙中唯一继承他的文史衣钵的。寒暑假回乡下看他，他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。他来城里特意参观我的工作单位，抬着头，眯缝双眼，扳着手指数办公楼层数。

如今，爷爷已经走了十七年。我凝望天边寒星熠熠，仿佛看见爷爷对我眨闪着眼睛，那么清瘦，那么纯净。不知道在天上重生的爷爷，是否仍然长着那双眼对子眼。